

周浩晖 著

# 献身者

生死由我主宰 爱只与她有关



作家出版社

# 献身者

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献身者/周浩晖著. -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5. 8  
(悬疑世界文库)

ISBN 978-7-5063-7866-6

I. ①献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小说集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47123 号

## 献身者

---

出品人: 葛笑政

作者: 周浩晖

责任编辑: 汉 睿

特约编辑: 哥舒意 赵 衡

装帧设计: 潘伊蒙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[zuoja@zuoja.net.cn](mailto:zuoja@zuoja.net.cn)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2×210

字 数: 180 千

印 张: 8.375

版 次: 2015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866-6

定 价: 30.00 元

---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## 目录

天蝎诡计	1
溺死者	51
献身者	63
床下	141
意外事故	169
二人世界	203

# 天蝎诡计

置之死地而复仇



七月的龙州，如烈火般热辣。尤其是午后时分，明晃晃的太阳把空气烤成了热烘烘的一片，只要你置身其中，即使端坐不动，也能很快憋出一身的黏汗来，浑身上下像是爬满了湿乎乎的蚂蚁。在这样的天气下，任何的户外活动都是绝对的遭罪。

罗飞偏偏在这个时候接到了出警的任务。

翡翠湖度假村，命案，一死一重伤。

案情火急，罗飞立即通知了法医张雨，他们各自召集起下属，分乘两辆警车向着翡翠湖度假村疾驰而去。

毒辣的日光早已把警车烤成了一个大蒸笼。负责开车的小刘很快就汗如雨下了，他把空调开到了最大档，冷风呼呼地往外吹，却感觉不到些许凉意。小刘摘掉警帽，又扯开了前襟的两个扣子，嘟囔道：“罗队啊，咱这车也该换换了吧？这车夏天还能开吗？”

罗飞轻轻地“呵”了一声，未置可否。然后他伸手把副驾位置的车窗摇了下来。

小刘也打开了车窗。风势借着车速蹿进来，虽然是热的，但总能带走一些汗水。小刘似乎舒坦了一些，他长长地舒了口气，然后往罗飞这边瞥了一眼。

“罗队，你是不是冷血动物啊？”他大惊小怪地咋呼道，“这么热的天，你怎么一点汗也不出？”

“心静自然凉。”罗飞淡淡地说着，他衣帽完整，仪态端正。

越是重大的案子越要保持一个冷静的心态，这是从警多年的罗飞早已磨练出来的基本素质之一。

不过当警车出了市区，一路沿着国道继续往南而去的时候，罗飞看着远处渐渐显现出来的连绵山影，心中却也不免起了一些涟漪。

那是南明山，是罗飞曾经工作过近十年的地方。当时的生活虽然平淡，但也留下了许多无法磨灭的记忆。

翡翠湖便在南明山的脚下，与罗飞当年所在的南明山派出所隔山而对。那是一片面积达十余平方公里的大湖，三面环山，另一面则是一块硕大的湖滩。罗飞那会儿工作不像现在这样忙碌，闲暇时也曾翻过南明山，到安静秀丽的湖边去转一转。他记得那湖滩上生满了芦苇，茂密繁盛，周围则鲜有人烟。

不过近年来，翡翠湖倒成了龙州市一个新兴的旅游景点，尤其是翡翠湖度假村建成之后，相应的道路和配套设施也跟着齐全了。现在人们可以把车直接开到湖边，既能观赏秀美的湖光山色，也可以享受到投资者提供的各种休闲和娱乐服务。

罗飞是下午十四时五十一分接到的调度命令，十六时零七分，一行人到达了翡翠湖度假村的停车场。

“我靠，全是好车啊，现在有钱人真是多。”小刘的双眼在停车场里打着转，一脸的馋涎样。

“行了，赶紧停车，把你的衣着整整。”罗飞督促道。小刘瞅准了一辆新款的7系宝马，把警车贴上去停了，趁着戴帽整衣的当儿，又干过了一阵眼瘾。

不远处法医张雨也带着他的助手下了车。一行人会合之后，一同



向着度假村的入口处而去。早有一人快步迎了上来，这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，他身着便服，神情干练，远远地便打起了招呼：“罗队！”

罗飞一愣，随即认出那是南城分局刑警队的彭辉。前几年小伙子实习的时候，曾在罗飞手下当过几个月的“徒弟”。

“你怎么也来了？”罗飞看看手表，又追问了一句，“你什么时候到的？”

“大概三点左右吧。”彭辉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，看来他已经在烈日下等了好一阵了。

“这么快？”罗飞和小刘等人惊讶地交换着眼神，这意味着案发十分钟左右，南城刑警队的人马就已经到达了现场，这效率也太高了吧？

“不，我本来是调查另一起案子的。”彭辉连忙解释说，“正好赶上了这里的命案。我可从来没单独处理过命案……刚才调度中心说市局派人过来了，没想到是您，这可好了，我又能跟着您学几手了。”

哦，原来是这样，罗飞暗暗点头。这倒真巧，不过也算个利好。越早有警察到达，对案发现场的保护和勘查便越有利。彭辉这小子他了解，虽然经验不算丰富，但当个助手还是合格的。

“你自己的案子怎么样了？要找的人找到没有？”因为彭辉身着便装，所以罗飞判断他并不是正式的出警，多半是在进行一些摸排和查访之类的工作。

彭辉正想和罗飞说这个事儿：“我来找的两个当事人，一个就是死者，另一个则失踪了。”

“嗯？”罗飞蹙起了眉头，那可就不是什么巧合了，这两桩案子很有可能是源于同一个起因！

“立刻把你掌握的情况告诉我——”罗飞挥了挥手，迈开大步，“我们去现场，边走边说！”

彭辉紧赶了两步，跟上罗飞的步伐，他没有直接汇报案情，而是

先问了一句：“罗队，您知道沈氏集团吧？”

罗飞点点头，回答简洁干脆：“知道。”

在龙州不知道沈氏集团的人可不多。这并不仅因为沈氏集团惊人的财力，更由于这两年来沈氏家族的多舛命运。

两年前，沈氏集团的老板沈百强夫妇遭遇车祸双双死亡，沈家财产全都被他们的独生女沈萍继承。沈萍手握巨富，美貌如花，但她却注定要承受一场不幸的命运：她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，这种疾病注定了她的生命无法跨越三十岁。

一周前，刚刚过完二十八岁生日的沈萍病情突发，死在了自己家中。曾在龙州呼风唤雨的沈氏家族从此彻底消失了。在他们生后是留存于世的巨额财富，据说这笔财富的总额是数以亿计的。

事实上，沈家的命运正是最近在龙州市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。沈家“有福挣钱，无福消受”的悲剧结局足以让每个人都激发出一阵深切的感慨。

对于这些事情，罗飞自然也是有所耳闻。

在得到罗飞肯定的回答之后，彭辉这才抖搂出案情：“我是今天上午接到的报警电话，一个叫做凌广锋的人举报说，沈家的独生女沈萍并非死于心脏病——她是被自己新婚不久的丈夫张建南谋害身亡的。”

彭辉话音甫落，罗飞的问题已经抛出：“这个凌广锋和沈家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他是沈萍的高中同学，也是沈萍的初恋男友。”

“张建南谋害沈萍的动机呢？”

“为了遗产。沈萍死后，沈家所有的财产就到了张建南的手里。”

罗飞转头看了彭辉一眼，脚步不停：“这个动机可不成立。谁都知道沈萍根本活不了多久，沈家的财产迟早都是张建南的。”

“是这样的——”彭辉解释道，“据凌广锋说，张建南根本就是个浪荡子弟，他在一年多以前开始追求沈萍，目的就是为沈家的财产。沈萍初始被张建南的花言巧语所蒙蔽，不过结婚之后还是看清了对方的真面目。最近一段时间，沈萍正在秘密收集张建南在外面吃喝嫖赌的证据，准备和张建南打一场离婚官司。因为沈家的财富都是沈萍的婚前财产，只要两人离婚，张建南就一分钱也分不到。”

罗飞略一沉吟：“嗯，如果这么说的话，动机的确是有的。可是证据呢？沈萍到底怎么死的，医院会出具相应的死亡证明，凌广锋要举报张建南谋杀，必须有切实的证据才行。”

“凌广锋说他有证据，而且是不容置疑的铁证。”

“什么铁证？”

“他掌握了一段录像，录像上记录了沈萍死亡时发生的情形，显示出正是张建南谋害了沈萍。”

“哦？”罗飞怔了怔。如果这个情况属实，那的确是铁证了！可是这录像会是谁录的？又怎么会落到凌广锋的手里？

彭辉也解释到了这些问题：“据凌广锋说，沈萍有了和张建南离婚的打算之后，很多事情便会找他商量。当时沈萍对张建南戒心很重，特意更改了自家别墅的监控系统，以监控放置着保险箱的卧室。这件事情她只告诉了凌广锋一个人。沈萍突然去世，凌广锋非常怀疑其死因。他便千方百计盗取当天晚上的监控录像。今天早晨，他终于得到了那份录像，于是立刻报了警，并且把录像资料拷贝了一份快递给了警方。”

“你们看到录像了？”

彭辉摇了摇头：“还没有——虽然收到了U盘，但那张U盘带着病毒，资料没法打开。我们局里的技术人员正在想办法。”

罗飞皱起眉头：“为什么不跟凌广锋联系，让他再发一份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彭辉显得有些无奈，“凌广锋看到录像之后，情绪非常激动。他报完警，立刻就去找张建南了。我们劝也劝不住。午后他打来电话，说在翡翠湖找到了张建南，我和队里的一个同事立刻就赶了过来，可没想到这里的形势已经迅速恶化了。”

联系彭辉刚见面时说的话，罗飞立刻脑子一转，追问道：“他们俩谁死了？”

“张建南死了，凌广锋失踪。”彭辉的语气低沉。

“凌广锋杀了张建南？”小刘忍不住在一旁插话。的确，任何人在听到这个结果的时候都会产生相同的第一推测吧？不过很快小刘又自己摇了摇头：“不至于啊，既然他已经找到了张建南杀人的证据，完全可以等法律来制裁对方啊，又何必这么冲动呢？”

罗飞没有急着做出判断，他又多问了一句：“你说的‘失踪’是什么概念？”

“找不到人，手机也打不通了。”彭辉略微一顿，又补充说，“不过他来时开的那辆马6轿车还在停车场里。”

在罗飞看来，彭辉最后补充的那句话其实更有价值：这说明凌广锋没有迅速远走的能力，如果真的是杀人后畏罪潜逃，这一点便显得非常不合情理。

凝思了片刻之后，罗飞将话题一转：“案发现场还有一个人受重伤？我接到的报告说，这个人翡翠湖度假村的老板，他跟你调查的案子有什么联系？”

彭辉撇撇嘴：“没有任何联系……这个人叫郑天印，已经在第一时间送到市里的医院抢救去了。刚刚得到消息，说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不过还要休息一阵才能接受警方的询问。”

“嗯，人活着就好。”罗飞心中一宽。现在看来，虽然案情比较重大，但前一桩案子里有录像为证，后一桩案子里则有现场的幸存

者，如此看来，破案的难度应该不大。

说话间，一行人已经深入了翡翠湖度假村的内部。这里是整个翡翠湖的东北角，极目眺去，平静的湖面碧绿通透，确实像极了一块硕大无朋的翡翠。

此时日头依然毒辣，但毫无遮拦的湖畔码头附近却围着一大帮子人。罗飞知道，那里应该就是案发现场了。

“赶快把警界圈拉起来。”罗飞向身后的小刘吩咐道，小刘答应一声，带着两个随行的队员扎入了人群中。在他们的吆喝指挥下，人群渐渐向四周散开，露出了仰倒在圈子里的受害者遗体。

人群中一个身形魁梧的男子走了出来。彭辉抢上一步介绍说：“这是我的搭档，朱帅，他一直在这里守护现场——这位就是罗飞罗队长。”

朱帅赶过来握住罗飞的手：“罗队，你好。”他虽然比罗飞高出了一个头，但此刻却是满脸崇敬的神色，甚至还略带着一丝羞涩和拘谨。

“辛苦了。”罗飞抬起左手在对方的肩头上拍了拍，顺势看了下时间。现在已经是十六时二十五分了，彭辉他们抵达现场已近一个半小时。

“有没有调查过凌广锋、张建南以及郑天印这三个人的背景资料？”罗飞问道，虽然只听彭辉简单地介绍过案情，但他非常利索地报出了三个涉案人的名字，这番过耳不忘的本领令在场的小刘等人都大为叹服。

彭辉点头回答：“已经让外围的同志去处理了。相关资料很快就会通过度假村的传真发过来。”

“很好。你再去催一催，拿到资料以后先整理一下，把有价值的那部分给我。”

“是！”彭辉响亮地应了一声。筛选资料这个任务看似简单，实

则非常关键，很能考验出一名刑警的甄别与分析能力。罗飞能这么信任地把这个任务交给自己，这让彭辉感到颇为自豪。

一旁的朱帅也禁不住投来了羡慕的目光，不过他随即也领到了自己的任务。

“小朱，你和我们一起勘查尸体，我有些问题随时需要你的回答。”罗飞很谦和地说道。小伙子握紧拳头点点头，一副跃跃欲试的神情。

在罗飞分派任务的同时，法医张雨已经展开了他的工作。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具男尸，死者身材高大，看年龄应该不足三十岁。他半裸着身体仰倒在地，浑身上下仅着了一条平角的游泳短裤，同时一双拖鞋散落在他脚边不远的地方。

这就是张建南了，他刚刚继承了妻子数以亿计的遗产，可是同他的妻子一样，他也没有消受这些财富的福分。

受害者的死亡原因看起来非常清晰：在尸体的心口部位有一道两公分多的伤口，虽然不算大，但却非常的深。伤口中涌出了大量的血液，在尸体下形成了一片血洼。

不用细看张雨就知道：这显然是一处利器的刺伤，伤口直达心脏，这样的伤势无可挽救，极短的时间内便可致受害者死亡。

刺死受害者的凶器似乎也不难确定：在离死者三米开外的湖滩上丢弃着一柄短刀，刀身大约半尺来长，单刃尖口，看起来非常锋利。刀刃上的血迹在烈日的暴晒下已经干涸，不过刀旁的地面上尚有未干的血泊，同时有不少洋洋洒洒的血点连接在短刀与死者之间。

张雨往短刀处迈出两步，一路上小心避开血痕，然后他蹲下来，伸出右手的两根指头凌空比了比刀刃的尺寸。做完这些事情之后，他又回到尸体旁边，用刚才那两根指头探了探伤口。

罗飞也踱了过来，他围着尸体走了两步，突然俯下身，把目光凑

近到死者的右肩处，那里已经被死者自己的鲜血染红，不过罗飞还是从中看出了一些奇怪的印记。

那是几个血指印，留在死者的肩胛和胳膊的连接处。当分辨清楚之后，罗飞的目光立刻跳到了死者左手上。

死者的右手捂在心口附近，左手却是摊在身体外侧的，五根手指上都看不到明显的血迹。

朱帅跟在罗飞身后，追随着前者的目光。他也看到了这些端倪，凝眉苦思其中隐藏的线索。

罗飞的思绪却已经跳了出来，正好张雨此时也完成了最初的勘验，他便问了一句：“怎么样？”

“利器刺破心脏，当场死亡。”张雨指了指不远处的短刀，“这就是凶器，你们可以收起来做物证了。”

罗飞做了个手势，早已在一旁等待的小刘立刻上前，将那柄短刀收在了物证袋里。

“现场的东西你们都没有碰过吧？”罗飞看着朱帅问道。

“没有。”朱帅非常肯定地回答道，“而且我也问了报案人，他们也没有碰过刀和死者。当时他们看到郑天印躺在这个位置，昏迷不醒，连忙把伤者送往医院，然后就报警了。”

朱帅手指的地方正是短刀旁的那片血泊，看来这一带的血迹都是受伤者郑天印留下的。

“嗯。”罗飞点了点头，又问道，“第一个到达现场的人是谁？”

“是度假村里的一个服务生。他说……”

罗飞摆摆手，打断了朱帅的话：“不要转述了，去把他叫过来。”

“好的。”朱帅不敢延误，一溜小跑而去。其实那个人也没有走远，正在警戒圈外面看热闹呢，朱帅很快便把他领了回来。

这是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，一见到罗飞便立刻鞠了个躬，毕恭毕

敬地叫了声：“警察大哥，你好。”

罗飞被这声“大哥”叫得极不习惯，不过他知道这是娱乐场所里的职业病，便也不以为意，直接问道：“你跟我说说，大概是什么情况。”

“好的，大哥。”服务生又响亮地叫了一声，然后才回答道，“今天下午一点半钟的时候，有个客人要坐快艇，我们郑总就让我调了艘船过来。后来郑总亲自陪那个客人出湖了。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，郑总给我打电话，让我过来收船。等我来到码头的时候，看到我们郑总倒在这个地方，肚子上被扎了一刀，浑身是血，已经晕过去了。我赶紧叫来度假村里的医护员，同时安排车辆把郑总送往医院。那边还躺着一个人，因为已经死了，我们就没有管。”

“你认识那个死者吗？”

“认识。他叫张建南，是我们度假村的常客。”

“那个坐快艇的客人呢？”

“不认识，他今天应该是第一次来。”

“他是不是叫凌广锋？”

“估计是吧。我听郑总管他叫凌先生。”

罗飞一边听着小伙子的回答，一边抬起目光往周围扫视着。在距离陈尸点十几步的地方是一个小码头，码头上停靠着一艘快艇。罗飞指着那快艇问道：“你说的船，是不是那艘？”

“是的，大哥。”

“嗯。暂时就是这些……”罗飞看看朱帅，“你把他带下去吧，别让他跑远，随时保持联系。”

“明白。”朱帅把小伙子带离现场，罗飞则向着那艘快艇走去，小刘跟随在他的身后。

快艇通过一条缆绳拴在码头上。罗飞登上快艇，引起船身一阵轻



微的摇晃。站在艇中，四周被碧绿的湖面包围着，令人产生一种神秘幽邃的感觉。

很快，罗飞的目光遽然一跳，似乎发现了什么。他冲小刘招了招手：“给我一个证物袋。”

码头上小刘连忙掏出一个证物袋，踮起脚尖递给了罗飞。罗飞把袋口捻开，弯下腰从甲板上捡起了一样东西。

小刘伸长脖子，看清楚那是一只黑色的男用手机，款式新颖时尚，应该价格不菲。

罗飞隔着证物袋按动手机上的快捷键，调出了手机最近的通话记录。记录显示该手机在下午十四点十一分接到过一个电话，这个电话只显示出一串号码，看来并没有贮存于机主设置的通讯录中。

罗飞按下了回拨键，手机听筒里很快传来了系统的提示音：“对不起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……”

罗飞又打开手机里的通讯录，随便找了个靠前的号码拨出去，通讯录上这个号码的名称叫做“媛媛”，按照拼音规则排在了通讯录的第一位。

这次电话很快就接通了。一个女人在听筒那边发着嗲：“哟，帅哥，今天想起我来了啊？”

罗飞皱了皱眉头，对机主的身份有了猜测，反问道：“你认识张建南？”

对面的女人听出不对劲，立刻换上了很不善的语气：“你是谁？张建南人呢？”

罗飞的猜测得到了印证，他不再搭理电话那头的女人，直接把手机挂断，然后连同证物袋一起递给小刘：“收好，这是死者的遗物。”

小刘接过手机，同时下意识地瞥了眼不远处的死者——尸体出现在湖滩上，而手机却遗留在快艇中，这说明了什么呢？